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不为良相

一位老中医的传奇人生
肖渭◎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不为良相

一位老中医的传奇人生
肖渭◎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为良相 / 肖渭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108-0229-4

I. 不…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 第195925号

不为良相

作 者 肖 渭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229-4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十月怀胎，婴儿要出世，谁也不可能捂住，就这样，一个本不该出世的人，终于来到了这个吃人的世界。

那还是一九三三年农历十二月初三的下午，乌云盖天，大雪纷飞，他的母亲躲在乡下一间又黑又潮湿的破旧冷屋子里，忍着难熬的宫缩剧痛，一声不哼地把他挤了出来。从他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了他不敢哭叫也不敢嬉笑，一切婴儿的自由都与他无缘。母亲怨他不该出生，父亲恨他生不逢时，一个连父母亲都认为不该出世的人，可以预见他的未来必然艰难坎坷。

幼儿的天真活泼他不敢有，童年的快乐烂漫他不敢奢求。母亲的责难、父亲的怜爱，对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母亲说他是在一个杂草棚中的捡来的，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她只是带养他的一个奶妈。他不知道他的父母究竟是谁。事实上他的父母每天都在他的身边，但就是瞒着他不敢相认，这使他形成了一种特异孤独又求群的怪僻性格。

从少年到青年，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自寻艰险去自我磨炼。不这样，他又能怎样？越是困难他越是向前，似乎只有向困难搏斗才能暂时消解他内心的痛

苦。这也就造成了他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这在他日后的工作、生活斗争中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

在青壮年以至老年时期，他一直认为“人生就是斗争”。而斗争又是一门科学的学问。人生如果失去了斗争，也就等于停止了生命的活动，人类如果没有斗争（有人说是竞争），也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他的整个人生旅途几经挫折，几回胜利，何止是三起三落。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再跌倒，再爬起，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终于认识了自己、战胜了自我。

他曾经想过杀人，但又不知该死的是谁。那么多的坏人，那么多的怨敌，那么多该死的仇人，那么多侮辱欺凌过他的腐败分子，他都想报仇，他又杀得了那么多吗？不能，确实不能。他也明白，即使他能够杀得了不多不少的几个，就算不与之同归于尽，最终也要么被被杀人的亲人追杀，要么被缉拿绑赴刑场遵从“杀人偿命”的法条。这又值何？何况他上有老母下有儿女，更有许许多多曾经抚育和帮助过他的亲朋好友和恩人。仇杀不尽，恩尚未报，所以他又认为生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正确地说，生命应该属于善良的人民，属于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他的降生首先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才想到自己的存在。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了别人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他才能够活着。所以他决定以德报怨，把满怀的才能无私地奉献给一切需要他的人们。所以他一个人也没杀，反而舍己为人——去救人。他认为救的人多比杀的人多要好得多。正如古话说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他虽然没去杀人，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急功好义，尤其是遵守武德中规定的“三要七不准”的接传誓言，被人们称为“管闲事老叔”。

世界观的形成，生死观的确定，是一个逐步完善的

过程。现在他已走向晚年，来日苦短。但他还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为了未竟的理想事业锲而不舍，老骥伏枥，还要为世代后人留下一些有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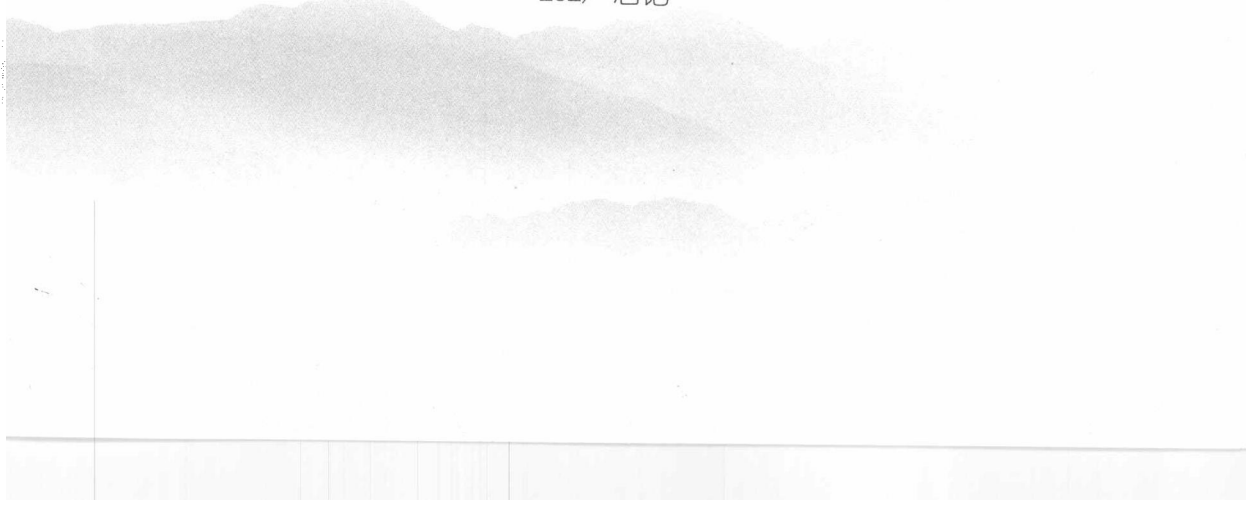
不该出世的人终究还是出了世，究竟他能留给祖国和人民多少有用的东西？还是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作者

二零零零年二月五日于于都

目 录

- 001/ 序
- 001/ 来到人间
- 016/ 乌陀的童年
- 026/ 初中生活
- 042/ 失学少年
- 063/ 走进婚姻
- 081/ 在瑞金
- 109/ 再回于都
- 135/ 亦医亦师
- 189/ 愿为良医
- 216/ 花甲之后
- 252/ 后记



来到人间

还在他母亲肚里的时候，就注定了他是一个罪孽。她，曾被捆绑吊打过多次，还被那些惨无人道的恶棍们在阴道里放过三个点爆的大爆竹，但没有引起流产；她又曾悬梁自尽，吊颈的袂带断了，从高处跌下来，也没有引起流产；最后从二楼跳到地上，又从一棵高大的桂花树上跳出了围墙，踝关节和小趾都摔歪了，但还是没有流产。他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从母亲的子宫里蹿了出来，赤条条乌油油的身上还挂着许多模糊的血丝，黏附着许多的胎膜。来不及烧水洗净，婆婆就用一件破烂不堪的衣衫把他包裹起来了。婴儿出生后总得取个什么名字的。婆婆见他肤色黑油，便叫他乌陀。也就是这个乌陀，等到他七岁读书时才取名肖渭。现在家乡的人们中也还有很多人叫他乌陀的。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名叫乌陀的人，怎会那么顽强地到这个人世间来。因为他的降生，却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杀身之祸。

一九零二年，他的母亲孙东凤出生在上窑孙祖园的家里。那是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像不像孔乙己那样子的寒酸倒不清楚。当她的父母双亡之后，她的哥哥为了谋生跟着弹棉被的师傅到台湾去做手工去了。她才九岁的时候，高排子大地主家族中一个总管罗考祥便和她的祖父说妥，把她说给大地主肖声华做儿媳。

肖声华的独生子肖全发是一个屙屎在裤裆里都不知换洗的痴

癫痫患者。凭着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一九二三年冬天里，用了张灯结彩吹吹打打，把一个孙东风塞进了花轿，抬进了肖声华家的大门。拜堂时男女都由佣人搀扶和簇拥着，进入洞房闹房时也从嬉笑酒气中过去了。只有等到夜深人散，剩下肖全华像木鸡一般站着不动也不说的时候，孙东风才发现嫁的这个丈夫是一个十足的呆佬。她泣啜，她悲哀，她忧伤，她寂寞，她甚至想去寻死。从此，她便做了封建礼教的殉难人。

在默默无声的生活中她寻思着自己的命运。有时候她强装笑脸伴大伙，有时候暗自痛哭独悲伤。日里姑嫂们陪伴的嬉笑和安慰，公公婆婆的倍加关照，使得她活又不是，死又不能，只有见到丈夫的时候却巴不得把他的影子都蹂躏几脚。每到晚上当公公交代她要帮助全发仔盖好被子，不要冻坏了他的时候，她却为难了，他究竟是丈夫还是冤家啊！难道与她同床的是一个无知无觉的三岁小孩吗？于是她夜夜暗自流泪，时日一久眼睛模糊起来，有一只开始失明了。原来丰满健美的青年妇女竟在长期的精神折磨下，慢慢地消瘦了，原来明亮的眼光也失去了神采。在那个地主家里她号称主妇之一，但实际上却变为了封建礼教枷锁下的精神奴隶。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怎叫她不悲伤，不痛苦，不无浮云迷雾般的厌世感！

是的，作为一个不幸的封建妇女，她是可怜的。一个痴呆病患者不会性交，这也是他父亲所完全理解的。怎么办呢？必须有后呀！苦恼了。平常只要自己对媳妇稍关心和亲近一点儿，随即会遭到老婆王氏夫人的妒忌和埋怨，甚至吵闹不休直至打架。这样的媳妇是难做啊！因为凡属正常的青年妇女除去温饱以外，无可非议地说，确实也需要来自异性的爱情，俗话说得好，塘中无水即养鱼不住。

黑夜深沉，漫漫无边，人生之路茫茫兮，何所探求？孙东风何去何从，又给她下了一笔人生的赌注。说是授意的毒辣不能算，说是长工的愚蠢也不算，若说是的暧昧更不能算。人生为了活着，总得杀出一条希望的道路。于是年轻的肖山寿和孙东风好上了，而且是在肖声华的默认下许可的。这样才使孙东风留下了一条苟且余

生的活路。

“怎奈时不利兮骓不驰。”有了肖山寿，她虽生了一男一女，皆因封建迷信的毒害以及医疗科学事业不发达都因病夭亡。接着便是大红军来了，一九二七年的土地革命，给封建地主阶级带来了灭顶之灾。

地主肖声华因为儿子傻瓜独守家门，没有跟其他地主分子逃亡赣州，以致公婆儿媳全部在磊石被游击队所俘。根据那时的情况，对于地主豪绅主要是罚款筹集军饷，赔本的生意谁也不愿意去做。关押着的肖声华的一家人中，肖声华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鸦片烟鬼，他老婆是个细脚跷跷的瘦弱老妇，唯有他的儿媳妇正青春时期，虽然目不识丁，倒是身强力壮。至于他那个宝贝傻瓜儿子，红军看班房的人也真有识别能力把他赶了出去，懒得供他的饭，可是早上撵出去下午他倒又回去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关犯人的班房！

肖声华一家四口除孙东凤外，其他三人相继死亡。由当时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春堂批准自由结婚嫁给了肖山寿。

受尽了严刑折磨的孙东凤已经是遍体鳞伤，连爬也爬不动，只是苟延残喘的一具拖尸，由肖山寿背回了家里。一个打了几十年光棍的光棍汉，从此便有了一个伤得可怜的老婆。她的婆婆见了她也真是又痛又爱。在他们提屎端尿、喂汤饲药的细心照料下，逐渐她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她的心情是悲伤的，原来的公公婆婆没有了，怎也不免有些忧哀。对于痴呆的丈夫虽然毫无夫妻的感情，但由于他的被杀，也免不了在心灵上带着一点伤痕。这也是人之常情。对于不嫌弃她的肖山寿，她是感恩不尽的。正因为他们母子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并不时地抚慰着她忧伤的心房。在那样的年月，青春的妇女像逃离牢笼的惊鸟，像挣脱枷锁的瘦马，急需有个栖身之所。说得再实际一点，孙东凤也确实需要异性的情爱，因此，他们很自然地结合在一块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烧遍了东北，侵入了华北，国民党军队却在节节败退，同时还提出了

“攘外必先安内”的奇谈怪论。对日本怕得要命、打红军倒退威风的国军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实行堡垒政策，对红军解放区步步进逼，对共产党占领的中央苏区四面合围，进行了强大攻势的第五次大围剿。当时的苏区尸横遍地、鸡犬难逃，不幸的是在共产党中央内却还在推行极“左”的王明路线。因为肃反矫枉过正杀人过多，军民都有惶惶不可终日之忧，更因为在军事上错误的分兵把守、全线出击，使得原本强大的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了四万多人，不得不退出中央辗转迂回北上去和刘志丹的红军会合，这也就是后来说的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去北上抗日。

“乌云压城城欲摧，风雨飘摇破屋危。”国民党返乡团的仇恨，残酷地疯狂报复镇压，逼迫得鸡飞狗上灶，凡是当过红军，参加过赤卫队和游击队的人，当过苏维埃干部的贫雇农，无一幸免。而肖山寿既当过村代表又把地主家的儿媳妇孙东凤自由给了自己做老婆，难道他还能逃过地主返乡团的惩罚吗？浓密的愁云紧锁着他们夫妻二人的眉尖。婆婆也忧虑着，只有那个出世不久的乌陀仍旧不懂事地吮吮着母亲干枯了的乳汁，时而又显出天真的笑脸，迎来的却是父母的伤心泪。

民团(实则为返乡团的扩大)是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当然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高排子大地主肖某的长孙肖老三就任民团的大队长。他附和大地主肖某、肖某等人的愤怒旨意，在农历三月初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随着一阵急促的犬吠，由肖老三带领的团丁，已经团团包围了肖山寿的房屋。枪撞、脚踢伴着吼叫把正在梦中的一家人吓醒了。婆婆知道事情不好，连滚带爬跑进儿媳妇房里，二话没说夺过了还在吮乳母亲乳头的小孙儿，赶快回到了自己的房里，颤颤抖抖地把小子塞进了被窝当中。乖巧的小子睡得倒很香甜，连一点呼吸声也听不出来。他哪里知道父母就在这时候被牛绳捆绑去了，屋里只剩下他和泣啜着的祖母。不一刻有几个团丁闯了进来，指着正泣不成声的婆婆质问孩子哪里去了。婆婆怎肯把心疼的小命根交出去呢？她说不知道：“孩子是他母亲带着的，我怎么知道呢？”于是他们开始搜查，翻箱倒柜，连置放尿桶的边角旮旯也查

看了。没有。他们怒不可遏，还是指着老婆子的鼻子要人。她从床上爬下来边哭边说：“你们已经查遍了，小孩子没娘带是会哭的，我又没去哪里……”“老婆婆你别装傻。把被子掀开。”她的心碎了，神痴了，手脚颤抖着。“快把被子掀开！”就在这刹那，她横下了心，喊了一声“天呀”！就用右手把枕头边的被头掀折到了左边，接着又用左手把脚下那边的被掀折回右边，还是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最后还是悻悻不快地溜走了。他——乌陀，睡在床中心的被窝中间一动也不动。啊——婆婆以为小子没了气——提心吊胆地急忙把他抱了起来，静静地听着均匀细小的呼吸，原来他还在甜甜地睡着，谢天谢地真是老天爷保佑，婆婆长长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高排子大地主的新屋里，灯火辉煌，人进人出。廊堂的正中摆着两张方桌，连在一起就成了一张长台。顶上高挂着一盏汽灯，放射出耀眼、甚至使人头晕目眩的血光。长台上首坐着的是大地主老二，下手依次坐下去的是大地主老五肖声荃、老六。再下去就是他们下一辈的第六代地主，总共坐了七八个人。灯光照在那些鸦片烟鬼的脸上，显出了惨白得几乎是狰狞可怕的鬼怪似的形象。

这是一次“三司”会审。外面几个团丁把用五花大绑捆着的肖山寿和孙东风牵牵拉拉地推了进来。审讯开始了，地主老五先骂了一句“土匪，贼牯，你没有想到会有今日吧！”

“你是瞎了眼吧，高排子的妇女能‘自由’给你吗，今天你知罪不知罪？”这是地主老二说的。

“我是为了救你们的人，我没有罪。”

“你这个瞎眼贼还说没有罪！”——啪！地主老二在桌子上捶了一拳，接着说，“今天就要杀了你这个王八蛋。”

“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千斤担子我一个挑，要剐要杀，随你们的便！”孙东风顶上了。

“臭货，烂婊子，你还有脸说话。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带着全发仔逃跑，为什么单你一个人还没死？”

地主老五还没来得及纠正这一问询，就被孙东风接上去回答

了：“说这种话你们不感到羞耻吗？是你们的老婆带着你们走的，还是你们带着老婆子女逃到赣州去的呢？如果肖声华公婆和全发仔是你们的亲人，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带走他们呢？欺侮我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很容易，是好汉就不要走嘛！恐怕你们也逃不掉跟肖声华家里一样的下场。”她没有了眼泪也没有了悲伤。从她被捆走的那阵子开始，她便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在那些地主们接连捶台敲凳的喊打喊杀声中，她也毫无恐惧了。是的，她连眼角也没有横瞧他们，她闭着眼，抿住嘴，什么也不想再说。只是当她感到双乳一阵酸胀的时候，她才想起了孩子，几颗泪珠刚要渗出眼睑，一咬牙，又咽下肚里去了。

地主们没有马上把他们二人杀掉。总算是听了地主老二肖的意见，暂时把他们关押在沙塘背厅堂靠左边的一间前栋房里，他们还是被用绳索捆绑着，山寿的背手绳子，吊在窗户杆上，东凤的背手绳却挂在靠房门梁上。外面坐着荷枪的民团大队长，还想听听他们会讲出一些什么话来，可惜的是他们一句话也没讲，一口大气也没呼，使得他很没有兴趣。

寂寞的一夜过去了，他们连水也没有喝上一口，虽然有几个好心的群众端了茶饭去，但都被撵开了。只要等到晚上，就是被抓去的第二天晚上，一对年轻的夫妻即要永远告别这罪恶的人间。他们二人的头颅将被用来当众祭奠地主老大肖声华夫妇及其儿子肖全发的在天之灵。这是大地主老六肖声庄的主意。由地主老五到固院村用十五块大洋请了一个刽子手，决定当晚把他们牵到佛坳茶亭背去砍头。

老天爷像是发愁了，微微的西风给老天爷的脸上布满了层层的皱纹，到了下午突然北风呼啸乌云翻滚，炸雷不断大雨倾盆，闪电的光芒像皮鞭一样，紧紧地抽打着那个将要杀人的山村。下呀！下呀！真有要把这人间淹没之势。狂风紧扫，暴雷狠砸，瓢泼大雨好像白娘娘要水淹金山寺那一样。有人说那天恰逢是“蛟龙精挂纸”，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总有那样一日的天时。

河水暴涨了，涨势之猛又是出人意外。在那不停的狂风暴雨

的突袭下，一阵阵的水浪掀起数尺之高，艄公不敢摆渡了。从下午起就把渡船挪在河岸的一棵大树下拴住，自己蹿进了仓里，任凭那风吹浪打。

刽子手本来就做贼心虚。他要杀人也有点怕见阳光，慢慢等到近晚才冒雨来到河边。渡船在对岸，不管他怎样地大喊大叫，在那大风大雨中，艄公早已经昏昏沉沉地入了睡乡。天渐渐地拉开了夜幕。尤其是在乌云弥漫的大暴雨中，天黑得特别的快。十五块大洋怎么也没有指望了。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他垂头丧气迈上了往回走的滂沱路。

又是天老爷开眼，刽子手没来，别人则不肯去杀。杀人是一种造恶造罪的勾当，则便没饭吃也不会去干，本村人大都还是同情他们二人，因此，才暂时把二颗脑袋寄放在他们颈脖子上。

婆婆像被打了一铙的雁鹅一样惊慌失措了。儿子媳妇被抓去是凶多吉少，生死难卜。剩下孙子和自己又该怎么办？一团乱麻似的心绪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来。人，还是救人要紧，有人就有世界，一点火星还可能烧尽万里江山。就在那天夜里等到鸡唱二遍过后，她悄悄地拉开了一线门向外静静地谛听着什么。其实，什么动静也没有。天空一片漆黑，除了时而听出几句青蛙求偶的鸣叫外，最使她害怕的就是那猫头鹰悲凄哀凉。又像是低沉呼喊：苦啰，苦啰的几声声响。她急促地把门掩上转回房里抱起了小孙子，打开后门一爬一跌地摸索在高低不平的山村小路上。大概是老马熟路，终于在黎明前摸进了娘家住在小山庵的刘祥兴家里。她把小孙子塞往弟媳妇的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这孩子就交给你们了，他父母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养活他，我忘不了你们的恩情。”这就是乌陀的第一个奶妈，趁天色还没有亮，她又亟亟地摸黑回了家里。

第二天她到处求神拜佛指望菩萨保佑。后来有人提醒她说：菩萨是不保失时人的。若想你儿子不死，还得去求拜高排子的阎王和各姓义道的家族。于是她硬着头皮走东家跑西家，姓黄的、姓李的、姓邹的、姓王的，跪求得最多的还算是姓肖的大姓。除去几个想她儿子死的人以外，大多数父老乡亲见闻的人跟着掉下了同情

的眼泪。有的人还叹惜地说：也真是造孽呀！最后还是高排子地主家的一个姓邓的奶妈出来说了话。她说：“算了吧！放他们一条生路。怨家宜解不易结。只有水洗血，没有血洗血。家丑不要外扬，大家都是万里公的子孙。杀了他们声华名下也没人了。不如把上窑女子(孙东风)和乌陀癞子要回高排子来，打开声华的灶前门，他家的财产则由你们哪个代管，你们有财有人，又宏宽大量放了他们的生命，外面名声好听，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话倒很灵验，分量也真大。地主老二是她的情夫，老六又是她的奶子，他们对于她是言听计从的。何况他们都盯着声华那份财产正没个名正言顺的下手机会。邓奶妈的话正中下怀，于是他们召开了地主家庭大会，拟定把孙东风免去死罪，但还是要接受惩罚，以正家风，同时要她和肖山寿断绝夫妻关系，把儿子肖乌陀带回高排子接代肖声华家的香火，按字辈排位改名德邻。其家产由地主老六掌管，肖乌陀的生活跟在他家里同住同食。对于孙东风本人，她若想改嫁，随其自由，如不想改嫁也可以留下带养乌陀，但她必须规规矩矩，不得再和肖山寿见面说话，更不能私下往来，否则严惩不贷。

地主们这番打算无非是要谋财施惠，还要假仁假义地应付不时走上门来为肖山寿求情说愿的许多乡亲族长、亲朋好友。

清明节来了。肖山寿被捆绑在祠堂里的大板上，由地主肖某当众宣布了他的罪行。再就是请各族的族长公，肖壬贵的父亲，用扁担打了他五十大板屁股，服罪后即释放，同时驱赶出境——从此便是有家不能住了。

同时，孙东风被押回到高排子新屋里的厅堂，地主们对她宣读了训令，并说去留随她自愿，就是不能再和肖山寿见面。当时肖家淳保长在场，还伴有一帮地主婆娘以及那个很有能力的邓奶妈。他们一边威胁，她们又是劝说，弄得孙东风百感交集哭得像个泪人儿一样。只有哭声没有语气，半句话也没有。是啊！叫她说什么呢？三十年的命运完全是由别人安排的。嫁个呆子暗中流了多少辛酸泪，夜里度过多少失眠时？逢到苏区革命又受尽了皮肉之苦？

待到留下残生嫁得一个救命恩人的丈夫，同时还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又是梦景不长。这次地主返乡团回来之后，差点连脑袋都分了家。在刀面前转过侧的人，如果不是软骨头，对于死大约是无所畏惧的，经过一度的思虑，也由于地主们一定要她说话，她说了：“我谁也不跟，要在这里我就带着我的乌陀，就是讨饭我也要把他带大。”

保长肖家惇趁势说道：“这样很好嘛！你上窑女子有志气不再嫁人，就在这里小心带好乌陀替声华家打开灶前门，相信一伙叔婆公爹也喜欢，也一定会照顾你的。因为你目不识丁，乌陀又还在吸奶，声华家的财产又不小，今后就由六兄弟代管，等到将来乌陀大了成家立业时，便交还你们。”他又转向地主们说：“你们看，怎么样？”地主老六接着说：“好吧，就照家惇叔所说的吧！你上窑女子今后就一定要规规矩矩。你们母子二人的粮食我是会给的。”这就是最后的总结发言。从此，声华家每年收的三百多担租谷滚进他家里的仓库，而给予孙东凤的只是十担八担。散会时，孙东凤向大家告了一个假，说要回娘家走一趟。

一只逃出了围猎的弩弓鸟，径直向北边飞去。自从由押解人员的细语中得知儿子还在刘祥兴家里时，她的一颗心便紧贴在儿子身上了，像万能胶糊一样，怎么也撕扯不开来。

飞奔呀，飞奔，那是心情的飞跃，可是双脚迟钝得像上了脚铐，头脑昏昏沉沉简直是杂乱无章。只有强烈的思念——生命的寄托——小乌陀的不时出现，好像从地下升了一股浓云般的蒸气才把她托运到了小山庵的矮屋边。她不用弯腰低头，已经很自然地萎缩了——三天没进一滴水，没吃一口饭——她是跌跌撞撞进了刘祥兴的屋里。“儿子啊，你在哪里？”当孙大嫂把孩子抱出来和她见面的时候，她没去接孩子，而是双脚跪下了，抱着孙大嫂的小腿跌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哭吧！痛痛快快地哭吧！是怨还是恨，是仇还是恩？自己说不清，别人更说不清，眼泪啊，怎的唯有苦难的妇女流得多啊！等到她泣不成声的时候，已经是昏迷了。又等到她回转了一口气的时候，才从她那干燥沙哑的喉咙里拼命地喊出了一句：

“姑姐(因同姓)呀!我把孩子托给你了,我不知是哪生世造了恶啊!”接着她又昏过去了。

“醒一醒,静一静吧,东凤。你出来了就好,小心带大乌陀来就有好日子……”孙大嫂一边说一边把乌陀塞向她的怀里。

小东西好像还有一点灵感。不知是母亲身上的气味刺激了他,还是他那对大眼睛认出了那就是母亲,他用一双小手乱抓着她的上衣。小脑袋尽往她胸脯乱窜,母亲的心呀!母亲的手慢慢地掀起了上衣,把乳头塞进了幼嫩的嘴里,吮呀,吮呀,在那干瘪了的乳房里,哪里还有半点乳汁啊!小东西的脾气也真大,他狠命地把奶头咬了一下,双脚一蹬站起来立即发出了愤怒和抗议的嗷叫。母亲此时此刻不知是乳头被咬痛了,还是感到十二分地对不起儿子,或是可怜那小东西呢,她一边用瘦弱的手揩拭着儿子脸上的泪珠,同时自己也扑簌簌地不断掉着伤心泪。

在沉寂中,丈夫站到了她的身旁。静默三分钟是为悼念故人。但这时的静默何止是三分钟,山寿奈不下去了,他伸出双手把孩子接了过来,紧紧地搂着,紧紧的呀!差点儿把儿子箍得停止了呼吸。眼泪却从他的脸上不断地淌着。丈夫之泪不轻弹呀!东凤难过得跟什么似的,她赶忙把孩子抢了过去,说了声:“你要把他箍死呀!去吧!这里已没有我们的活路了!”

“是呀!到可靠亲戚家去躲一躲也好。”这是刘祥兴的参谋话。

于是他们一家三口连夜奔走山路,行经桐子树下由小舅子刘瑞林和诨号蛤蟆的朋友护送逃往黄金坑。从此,昼伏夜出,辗转黄金坑和白沙坝二地过着讨饭的生活。待到河水下退可以过河之时,才选了一个伸手不见掌的黑夜偷渡黄金,从而逃奔于都县城里的邱家祠。

邱家祠里住的是孙东凤娘家的姑姐孙清珍。她的丈夫是北伐军中的一个连长,大脑袋,出身性情却很温和,除喜欢打牌外没什么不良嗜好,家里事全是由老婆孙清珍做主。因为邱家在城里确有一定的势力,孙东凤带着儿子住在贤惠的姑姐家里是最稳妥不过的